

上帝說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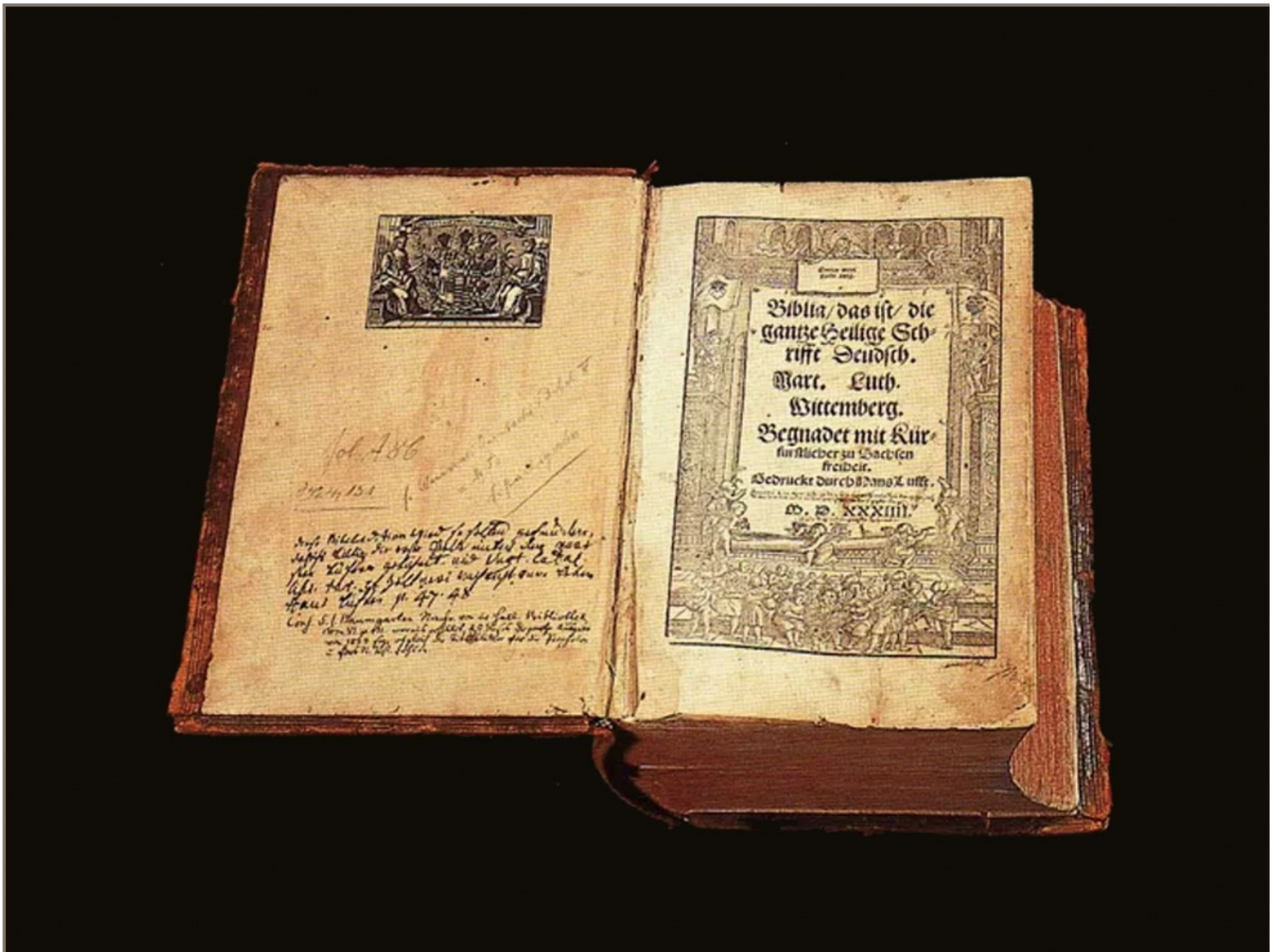
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

宇宙光雜誌第 539 期 3/4/2019 林治平

編按：

2019 年是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年紀念。這是華人基督教界的大事，因為和合本聖經陪伴無數人認識耶穌基督，也引領無數基督徒每天閱讀聖經時，享受屬靈生命不可測度的豐盛滿足快樂，了悟生命意義。說和合本聖經是一本最奇妙、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書籍，絕不為過。

為了紀念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年，宇宙光策劃圖展、紀念專刊等活動。本期我們率先刊出林治平的〈上帝說華語——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帶領大家認識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



↑1534 年，馬丁路德翻譯的聖經。

一、上帝會用什麼語言說話？

上帝說華語？

什麼意思？

上帝？

是那位基督教所講的上帝嗎？

祂會用什麼語言說話？

祂會向人說話嗎？

沒錯！的確是基督教所講的那位上帝，祂非常、非常喜歡跟人談心說話、細訴衷腸。

自從創世以來，祂就喜歡用祂創造的奇偉雄幻、精細絕美的宇宙萬物，向人訴說、啟示祂的奇妙偉大、無窮奧祕；有時候也會用祂賜給人、唯人獨具的話語能力，向所揀選的聖哲先知、平民百姓，傾心吐意、細數因由。

聖經這本書包含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兩大部分。遠在三千六百多年前，一個歷經生命熬煉、透徹了悟人生意義的希伯來人約伯，就用希伯來文寫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本書〈約伯記〉。整套舊約除少數使用亞蘭文以外，希伯來文是舊約寫作的主要文體；新約則是耶穌降生以後，跟隨耶穌的門徒用希臘文寫下耶穌的行誼記錄；西元 96 年前後，約翰在拔摩島上完成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整本聖經之完成，總共歷時一千六百餘年，歷經四十多位生命背景、人生閱歷完全不同的記錄者，包括君王首相、亡國俘虜、監獄囚犯；又有專業醫生、律師、詩人、學者、士官、稅吏；以及普通平民百姓漁夫、農人、牧人、工人等。這些人地位不同，環境各異，文稿記錄完成於皇宮、監獄、荒島、曠野及普通民居，事前並無任何會議溝通協調，所傳核心價值、資訊內容竟能如此前後一貫、協同一致，令人歎為觀止；所述預言啟示命令，亦能一一實現完成、證其為真，更是完全不可思議。

聖經是一本上帝向人顯現啟示的書，走過歷史，你可以看見，上帝不僅親自向祂呼召揀選的人說話，祂更反覆叮嚀，叫他們把祂說過的話寫下來，留傳給後世的人傳衍遵守。十六世紀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後，印出的第一本書就是聖經，因此聖經這本天下之大經，很快進入不同的文化歷史，成為一股改變歷史、形成文化思想新潮流的主導力量，進入希臘、改變羅馬，進而形塑完成整個歐美社會文化，坦然歡欣迎接現代文明誕生。在那個蠢蠢欲動、亟欲破土而出、忙於改變創新的世代，翻譯聖經、閱讀聖經、重建人性尊嚴價值的呼聲，從一頁一頁聖經翻讀聲中，喚醒中古千年沉睡已久的靈魂。十四世紀後期英國的威克理夫（John Wyclif），以及十六世紀初期英國的丁道爾（William Tyndale），十七世紀初英國欽定版聖經出版問世，到十八、十九世紀現代化、新時代文化遍地開花、鋪滿全地，我們看到不同語言文字的聖經譯本，隨著忠誠殷勤的宣教士腳蹤，把聖經廣布流傳，推到高峰極限。

二、上帝的話語與現代人類文化

在過去社會發展、文化演變快速運作的數百年間，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上帝忠誠良善的僕人，一代一代、前仆後繼，深入世界各個不同角落，學習當地的語言、創制當地人易學易解的文字，以不同的語言文字翻譯當地人看得懂的聖經，這種辛勤努力，不僅使英國人得到一本普遍閱讀了解的英文聖經，從此也奠定英文的風格與型式。與丁道爾同時代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在德國修道院中面壁苦修之際，藉著聖經，了悟因信稱義的奧義，並在四面楚歌、危機重重的死亡迫害之際，專心致志用眾人能夠掌握表達的德語，把聖經中從上帝而來寧靜安穩的生命信息，翻譯成標準通用的德文，奠定德國語言文學的丕基。再加上古騰堡活字印刷術推波助瀾，用各種鄉談方言出版不同語言的聖經，成為上帝揀選差派傳道宣教士的

生命見證。為了讓每個人都能親炙經歷上帝話語的真實，深入語言、創制文字；翻譯聖經、印刷出版、廣傳福音，想當然耳必然成為許多宣教士的專業配備。

三、上帝說華語

對幅員廣大、人口早已破億的華裔群體而言，上帝說華語，一點也不必驚奇。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記載，遠在 635 年、唐太宗貞觀九年，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鼎盛發展的高峰時期，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的一個支派——景教(聶斯多里派)，在傳教士阿羅本努力經營下——「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荃，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景教碑文上亦刻有「真經、歸法、留經二十七部、翻經建寺」等字樣，在敦煌洞穴也有相關圖文證明，可知當時已將聖經部分經文要旨譯為華文，傳講推行，太宗皇帝更因阿羅本「佔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的誠意所感，在貞觀九年阿羅本初抵長安之時，特派「宰臣房公玄齡，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二年秋七月，皇帝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從此景教在唐朝傳布流行約兩百年，所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可知唐朝華人文化全盛時期，上帝的話語就曾在中國各地傳布流行，至唐末武宗禁教滅法而中斷。

然而打開歷史冊頁，你會發現，上帝一直揀選合祂心意的人，跨越千山萬水，克服諸般困難，上帝說華語！從唐太宗直到如今，一千三百餘年來，上帝一直努力堅持：上帝說華語！

四、深入邊區少數民族，說他們聽得懂的話

唐朝景教之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於 845 年，藏碑於地，深埋地底，至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年），於長安崇仁寺（義寧坊舊址）掘地得碑，重見天日，歷經波折，原碑終由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成為碑林最吸睛的展示品。

從唐武宗反教滅法，至蒙古人建元立都汗八里（北京），歷史上找不到太多上帝說華語的憑證，直到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時期，又是另一股「上帝說華語」的高潮時期，元朝歷史上曾令許多學者困惑不解的也里可溫，正是天主教與景教進入蒙古人所建元朝的兩個基督教宗派的合稱，忽必烈大帝對天主教一直十分禮遇，天主教神父若望·孟高維諾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曾將〈詩篇〉及新約譯成蒙古文，可惜原文失傳，只能從孟高維諾給教皇的信中略窺一二：

「——我請求我們修會和總會長，寄給我《對詩經集》（Antiphonarium）、《聖人傳記》、《升階唱經集》（Graduale）以及《聖詠集》各一冊作這樣本，……我已學習並通曉韃靼語文，這是韃靼人通用的言語。我還將《新約全書》及《聖詠集》翻譯成那種文字，並教人用美麗的字體繕寫出來。我公開地遵守，當眾朗讀並且宣講，證明基督的法律是正確無誤的。在闊裡吉思國王有生之日，我曾經同他計劃，將全部拉丁文的《每日誦讀》翻譯出來，……」

寫於契丹（KATAY，即中國）王國汗巴里（北京城）

其實自唐朝景教徒在中土消失滅亡以後，景教仍然在中國西北邊境——特別是色目人等少數民族流傳，等到蒙古人入據中國建立元朝以後，皇親貴族、蒙古族眾，信仰景教者日多，漢人則仍多崇儒尊佛慕道，也里可溫雖因蒙古人主中原而大盛，1308 年初，亦因蒙古退位、朱元璋建立明朝，隨之在中土消亡。但在邊區四境，少數民族出沒之地，仍有上帝使者出沒其間，用他們的話語說上帝的語言。

五、西方文化歷史的蛻變

當其時也，西方諸邦國歷史的腳步，正不由自主地逐漸跨入與從前截然不同的航海時期，海上探索、西人東來，日趨頻繁；文化社會、貿易需求、接觸日多；於是宗教改革、宣教烈火、於焉熊熊燃起。1540年耶穌會正式成立，會祖之一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曾親臨廣州上川島，遙望中國大陸不得進入而深長嘆息。終在入華教士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羅明堅（Me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hew Ricci）等孜孜不倦、持續努力之下，成功結交儒士官員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熟練華文典範思想，巧妙掌握中西語言符號，著書立說，透過西學科技、文化思想，堅持上帝說華語的宣教策略，運用華文華語寫作出版，再次掀起上帝說華語的熱潮。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利瑪竇首先把十誡譯成華文，名為「祖傳天主十誡」，全文如下：

「祖傳天主十誡

- 一、要誠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
- 二、勿呼請天主名字，而虛發誓願。
- 三、當禮拜之日禁止工夫，謁寺誦經，禮拜天主。
- 四、當孝親敬長。
- 五、莫亂法殺人。
- 六、莫行淫邪穢等事。
- 七、戒偷盜諸情。
- 八、戒讒謗是非。
- 九、戒戀慕他人妻子。
- 十、莫冒貪非義財物。

右誡十條，係古時天主親書，降令普世遵守。順者則魂升天堂受福，逆者則墮地獄加刑。」

至於利瑪竇，則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入華宣教士，以西儒自居，熟稔儒學西教，出入宮闈書院，著書立說，讜論滔滔；高言闊論，條理清晰；考諸史冊，明清之際，來華教士，大多類此；西賢東至，操持華語，宣講西教，落地扎根，自此不曾中斷。

明末來華的天主教神父如陽瑪諾（Emanuel Diaz Junior）等，腳蹤踏破中國南北各地，屢膺教會或朝廷要職，長於以中文華語傳寫上帝信息，譯著出版品包括：《聖經直解》、《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上卷、《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下卷、《代疑篇》等。均在上帝說華語的歷史途程中，留下一行行清新腳印。

繼陽瑪諾而後，有名白日昇（或譯「巴設」，Jean Basset）者，於十八世紀初，根據《拉丁通俗譯本》（The Vulgate）將聖經〈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宗徒大事錄〉、〈希伯來書〉和保祿書信諸卷，翻譯成中文，此譯本雖未曾印刷發行，但手稿在十八世紀由倫敦皇家學會會長漢士·斯隆（Hans Sloane）轉贈給大英博物館，因此這譯本又稱「斯隆譯本」或「大英博物館稿本」。1770年，耶穌會教士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抵達中國後，曾將拉丁文聖經絕大部分翻譯成中文，稱為「古新聖經」，亦未付梓，譯本原稿現存北京北堂圖書館。

到十九世紀初，基督教宣教運動的觸角轉向東方時，最早出現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馬殊曼（Joshua Marshman）聖經全譯本，都深深受到巴設譯本影響。

六、基督教堅持上帝說華語的努力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抵達中國宣教，在來華之前的準備時期，他曾在容三德協助下，抄錄一份巴設譯本，他領受的首要使命，便是把聖經翻譯成華文。馬禮遜於1813年獨力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工作，並在米憐（William Milne）的合作幫助下，完成舊約的〈申命記〉，歷史書與〈約伯記〉，其他部分則是他一人翻譯的成果。馬禮遜在1819年底完成全部新舊約的翻譯，距今剛好兩百年。馬禮遜的同工米憐曾如此描述學習中文的困難：

「人要說會中文，身體需銅造，肺腑需鐵製，樑木為頭，鋼簧為手，有鷹兒的眼，使徒的心，瑪土撒拉的長壽。」再加上清廷對洋人學習華文疑忌猜疑諸多設限，外國人想要學會華語，的確困難重重，難有成就。

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岳丈台約爾（Samuel Dyer）在馬來西亞等候中國開門，以便盡快進入中國宣教時，談到學習中文的困難，他說：「無論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或法文，對我而言都沒有中文困難。我越深入地研究這語言，就越感到它的困難，我也慶幸事先不知道這語言的難度，否則我必無勇氣與它摔跤。」難怪馬禮遜在1819年11月25日聖經翻譯工作完成之後，曾致函倫敦傳道會，如此報告翻譯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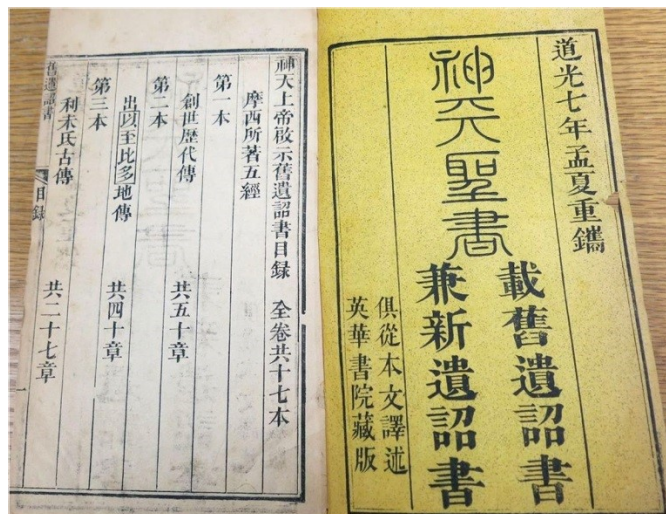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長期工作，孜孜不倦，又謝絕社交；在下判斷時，我保持頭腦冷靜、不偏不倚；不醉心標新立異、故弄玄虛；也不為某種見解因其古老而固執不放棄我希望這種務求正確的思想方式，加上畢恭畢敬的心，庶可避免誤譯上帝之道那種可怕的责任。」馬禮遜新舊約譯本，於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名為《神天聖書》。

在馬禮遜從事翻譯聖經同時，另一個中文聖經的翻譯計劃也在印度積極進行，這個計劃是由英國浸禮會宣教士馬殊曼主持。馬殊曼的新約譯本於1811年完成，五年之後在印度出版，全書於1822年完成，同年印刷出版。馬殊曼的聖經譯本出版雖較馬禮遜早，但是因為馬禮遜的翻譯工作完成在前，出版後也獲得普遍認可使用，所以一般仍以馬禮遜的神天聖書譯本為第一本基督教中譯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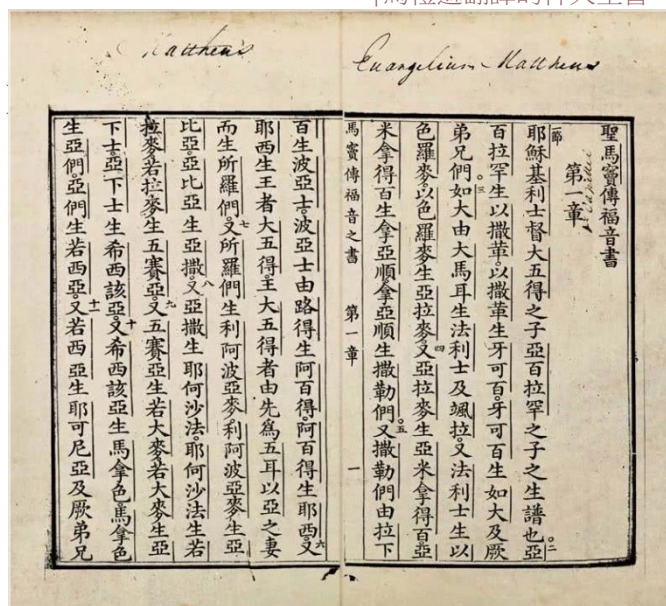
七、上帝喜愛講普通話

然而語言文字愈至近代改變愈多，在這種呼聲要求下，1835年，修訂神天聖書的四人小組成立，成員包括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臘（Karl Gutzlaff）、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

在他們的努力下，1837年出版了新約，定名《新遺詔書》，1840年出版舊約，定名《舊遺詔書》。太平天國使用的《新遺詔聖書》與《舊遺詔聖書》，就是由這個譯本修改而成。



↑馬禮遜翻譯的神天聖書。



↑馬禮遜翻譯的新約全書。

1842 年鴉片戰爭後，中英訂定南京條約，宣教之門曙光初現，出版一本詞彙統一、翻譯完善的聖經譯本，需求更加迫切。

1843 年 8 月，英美差會代表十五人在香港召開首次宣教會議，討論聖經重譯工作，會議通過成立一總委辦會，進行重譯，就是後來的《委辦譯本》。1847 年《委辦譯本》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前，各宗派因神學的爭辯，分裂成不同派系，浸信會宣布退出，另組翻譯團隊。儘管如此，委辦譯本的委員仍然盡力協調、突破彼此的差別歧異，對神學中的爭論名稱和名詞，例如怎麼抉擇要採用「神」或「上帝」，取得大家了解接受的模式，《委辦譯本》卒能在 1854 年出版。

在《委辦譯本》翻譯期間，裨治文退出委辦會後，與克陸存（Michael S. Culbertson）、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等於 1862 年出版《裨治文譯本》。浸信會邀請在曼谷的宣教士高德（J.T. Goddard）修訂《馬殊曼譯本》，於 1853 年出版新約，1867 年出版舊約，1868 年出版聖經新舊遺詔全書，是為《高德譯本》。

《委辦譯本》因有王滔所述「每日辨色以興，竟晷而散」的精神全心參與，使譯文大為生色。在這次譯改出版聖經的過程，中國宣教史上第一位殉道宣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因參與譯事，於 1847 年旅途中遭匪徒殺害；戴德生的岳父台約爾亦因由馬來西亞前來參加會議，於 1843 年染病，死於澳門。為了委辦譯本的翻譯出版，付出兩位宣教士的生命。即使如此，《委辦譯本》仍然未能取得一致的接受認同，各種不同版本的深淺文理聖經譯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應時而起，紛紛出版。

1850~1910 年這六十年當中，中文聖經白話官話翻譯出版的情形，可用各家爭鳴、百花齊放來形容：1885 年，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淺文理譯本新約出版；楊格非將其淺文理新約以白話文重寫《楊格非官話譯本》、1889 年包約翰（John S. Burden）與白漢理（Henry Blodget）的淺文理新約出版；1902 年，施約瑟（S.I.J. Schereschewsky）在中風癱瘓以後，花了十多年時間，坐在輪椅上，僅用能動的兩根手指敲打字機譯成的淺文理聖經，又稱《二指譯本》。

麥都思和施敦力（John Stronach）合作改寫《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麥都思、施敦力官話譯本》為藍本翻譯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英國聖公會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和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的《新舊約全書》、蕭靜山的《新經全集》等，這些現象似乎告訴大家：一本新的和合本白話官話聖經正是大家迫切需要的。



↑官話和合本譯者與中文助手，從左至右：鮑康寧、劉大成、富善、張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

八、《官話和合本聖經》出版

由於 1854 年的《委辦譯本》沒有達到提供標準中文聖經的目的，因此在各方努力之下，特別是英國與海外聖經公會駐中國代表韋威廉（William Wright）奔走下，各個不同的差會終於決定聯合譯經人才進行合譯。1890 年這個合譯大會在上海舉行，最後決議成立三個不同的翻譯委員會，分別負責文言文、淺文理與官話（白話）三種譯本，以期達到「聖經唯一、譯本則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的。會議順利展開、達成協議，1900 年淺文理和合譯本已經完成新約出版；舊約的翻譯出版工作卻停頓下來；深文理版也遇到許多波折，到 1906 年才能出版新約聖經。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語文受到西方文體衝擊，正在劇烈變化，白話文運動暗潮洶湧；新思潮的衝擊來勢洶湧。因此，1907 年「馬禮遜來華百週年紀念大會」時決議將深文理與淺文理計劃合併，僅出版一部文理聖經，合併之後的文理聖經最後於 1919 年出版。

至於官話和合本的計劃，也就是今天仍然通行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第一次的翻譯委員會議在 1891 年年底舉行但是到 1899 年才完成四福音的翻譯，整本新約則到 1906 年才正式宣告完成。

全部新舊約聖經於 1919 年 4 月 22 日正式面世，定名為「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後來更名為「國語和合譯本」。《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但強調「重視意義上的準確」。

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又經過多次修訂，和合本聖經翻譯，前後經過二十七年努力，終於完成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譯本，也是百多年來宣教士聖經中譯的巔峰與結晶之作。以致《和合本聖經》出版以後，它不僅成為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甚至對坊間白話文學的流傳興起，扮演倡導引領的重要角色。

1919 年出版的《官話和合本聖經》，可說是「上帝說華語」的重要里程碑，為聖經翻譯掀開嶄新的一頁。

九、上帝說華語的最新發展

然而，歷史的腳步從來不曾停歇地向前奔走，語言的演化變遷也從來不遑多讓地隨風而起、四處飄颺、飛向遠方；在此同時，科學的考古工作，不厭其煩地從挖掘發現的古代先人文物中，更多了解他們究竟對我們說了什麼，庶幾可以清楚明白、正確認識上帝藉著古時之人，對我們說了什麼？聖經學者對原文和聖經的歷史背景認識越來越多，修訂譯本或重新翻譯更準確的聖經譯本，顯然也越來越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語文隨著時代轉變，在《和合本聖經》出版跨入百年之際，中文現代化的過程不曾停止，白話文學已成現代華人朗朗上口、運用自如的口語，很多字詞的意思已有別於當日，語法文體的運用也改變了。

今日教會實在需要一本翻譯更理想、更適合當代入閱讀思考、力行實踐的聖經譯本。

在這種情形下，自《和合本聖經》發行百年來，為了把上帝的話語更準確、迅速、優雅地繼續傳送給更多華人，仍然有很多人埋名隱姓，艱苦卓絕地在上帝說華語這件工作上，用信心付出他們一生的精華。



↑初版《官話和合譯本》。

在這些埋名隱性的天國勇士持續不斷努力下，許多少數民族如苗族、傣族、傈僳族、滿族、藏族、蒙古、台灣各少數民族等；以及許多不同地方方言如廣東話、上海話、福建話、閩南話、福州話、溫州話、台山話、客家話的聖經版本紛紛出版；「和合本」之外的其他新修版、注釋版、靈修版聖經，更是爭先恐後搶著問世，如：六十年代的天主教教會至今仍然採用的《思高聖經譯本》；七十年代的《呂振中譯本》、《當代福音》、《新約全書新譯本》、《當代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召會出版的修復本，也有於八十年代修訂「和合本」的《新標點和合本聖經》；及至九十年年代初的《聖經新譯本》；還有尚在翻譯的《新漢語譯本》、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譯本工作陸續出版。

十、結語

打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滿懷慈愛的上帝，多麼迫切想將祂的心意，向每個人細細傾訴。親愛的朋友，你願意停下匆促奔忙的脚步，聽聽上帝在你耳畔心頭、持續不斷輕聲細語、愛的叮嚀嗎？

我們相信上帝說華語的工作，會永遠不停歇地繼續下去。